

吴英恺：我就是有这点精神

▲ 分享人 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主席 刘力生



吴英恺 院士

那时我刚大学毕业，从黑山扈起就追随吴英恺开辟中国的心血管事业，他工作中严厉，生活中却很随和，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“老吴”。今天在2020《医师报》医学大家峰会上，主办方邀请我作“致敬吴英恺院士”的讲座，我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老吴“说的一些话，做的一些事”。

吴英恺说：“你问我有什么长处，那就是不怕困难，敢于面对困难。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。我就是有这点精神。只要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事，无论有多大的困难，我绝不放弃。”吴英恺靠着这股劲头，放下手术刀开辟流行病学；放弃协和外科主任开创北京阜外医院；78岁高龄从头开始，创建北京安贞医院，他将人生活成了一束光。



扫一扫
观看分享视频

放下手术刀 投身流行病学 填补中国空白



刘力生 教授

1974年，我作为日内瓦WHO之行吴英恺的保健医，从中国代表团进手术室参观冠脉搭桥手术，到走访当地的流行病研究室，学习流行病学研究方法，一直随行在侧。

“您回国后是不是就要开展冠脉搭桥术呀？”年轻的我被这个新术式吸引，兴奋地与老吴探讨，期待着在中国开展冠脉搭桥术。

“不，我要搞流行病学。”老吴斩钉截铁地回答像一盆冷水，浇息了我的热情。放弃当时最前沿的手术技术，选择极少人关注的流行病学，以我当时的阅历无法理解。

创建两所中国最“牛”心血管医院

“一个英国医生可以在中国开创大医院和医学院，我也得为自己的国家干出一番事业。”这是23岁的吴英恺初入北京协和医院时立下的志愿。吴英恺是个实干派，一生中创建了解放军胸科医院、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，后两所至今仍是心脏领域的佼佼者。

1956年，吴英恺毅然辞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，带了一支18人的队伍，到北京偏僻郊区建立了解放军胸科医院。胸科医院施行“封闭式”管理，员工周一至周五24小时住在医院，工作不分白天黑夜，吴英恺以身作则，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医院，夜以继日地看患者、手术、开会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医生们的干劲越来越足。

2年之后，胸科医院搬到阜成门外，这就是阜外医院。拔地而起的白瓷砖贴面的工字形五层大楼异常亮眼，吴英恺带着职工们在荒芜中唱着歌，喊着号子，美化庭院。“建全国第一、世界知名的胸科医院”这是吴英恺对阜外医院的定位。

“我还不老，还能做点事。”1984年，



吴英恺与同事深入基层调研高血压发病情况

1974年冬，吴英恺从日内瓦开会回来后，召开了由十几个省（区、市）代表参加的心血管病患者防治协作会议，制定了高血压、冠心病诊断标准。

1978年，68岁的吴英恺意识到他大刀阔斧开展流行病学研究的时机已经到来，他下决心亲自操刀，开展工作。

他请来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教授、医学统计学家高润泉教授和心肺临床学家俞九生教授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研究室。为了培养人才队伍，他召研究生、培训流行病学人才，不到10年专业人员已达上百人。在团队的努力下，得出确诊高血压和临界高血压的患病率，被原卫生部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多年以后，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我才理解选择流行病学的意义，这是吴英恺的高瞻远瞩，也是他服务于更多国人的大健康理念的起始，他的这一决定，填补了我国流行病学的空白。

73岁的吴英恺开始创建安贞医院。在建院之初，吴英恺得到的仅仅是一张“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批件”。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。没有房子，吴老就把所有能够使用的屋子都调整开设门诊部、研究室和手术室；没有钱，吴老就给石油系统的职工提供医疗服务换资金。医院的一砖一瓦、一根小小的试管，都蕴含着他的心血。“医、防、研、教和国际交流五结合的办院方向”是他对安贞医院的定位。德高望重的吴老在安贞医院举行了一场大型心胸外科学术研讨会，为医院往后的国际、国内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吴英恺院士高瞻远瞩，为开拓我国心血管病科研防治事业奋斗了一生。北京协和是综合、教学医院，专科发展空间小，成立胸科医院迈出了一大步。北京阜外医院的成立又为心血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北京安贞医院是在总结阜外经验基础上的新型医院。他所建立的这两所医院，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心脏专科医院，至今仍焕发勃勃生机，护卫着国人的心脏健康。



主持人

周智广院长点评

让我们共同发扬吴老的精神，沿着他的足迹，为大众健康和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而努力奋斗！

邓铁涛：养心先养德

▲ 分享人 广东省中医院 张敏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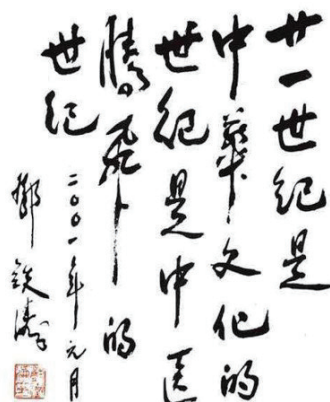


邓铁涛 教授

作为弟子，回忆缅怀恩师邓铁涛国医大师，是莫大的荣幸。2019年1月10日，104岁的邓铁涛逝世。他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，他是当代中医的泰斗，是首届国医大师，也是中医临床家、理论家和教育家，同时是973首席科学家。他是一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一生心系党的事业，在弥留之际，仍嘱咐家人为他交最后一次党费。



扫一扫
观看分享视频



中医腾飞的实践家



张敏州 教授

邓铁涛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，幼受熏陶，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，因而有志继承父业，走中医药学之路。1932年9月，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，5年的学习，使他增长了见识，开阔了视野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邓铁涛没有离开他热爱的中医事业，坚持治病救人，无数次的妙手回春，更加坚定了发扬中医的决心。

“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，是中医腾飞的世纪。”这是2001年邓铁涛教授写下的对中医未来的美好愿望，也是近一个世纪所积累的中医自信。20年来，他的预言正在慢慢成真，随着国家政策对中医的支持，中医的路正越来越平坦。

民国时期备受打压的中医学，如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元气大伤。尽快谋求中医复兴，成为邓铁涛等中医人扛在肩上的使命。

“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，出现后继乏人、乏术的局面。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，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，再去发掘就迟了。”这是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上书，其诚恳的言辞打动了徐向前元帅，中央采纳他的建议，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。

1990年，在国家提出精简中医药管理局的关键时刻，邓铁涛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，强调不能撤销，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，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。这就是中医药界著名的“八老上书”。1个月后的“八老”意见被采纳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。他每每在中医发展的重大节点建言献策，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医谋复兴。“二十一世纪中医腾飞的世纪。”并不是邓铁涛的盲目乐观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托举了中医的腾飞。

不离开病人的临床家

“中医的特色是望闻问切，见不到病人，我怎么保证我的药方对症？”2003年，一次为一位重症感染患者会诊时，年近90高龄的邓铁涛坚持要求进入隔离区，亲自为一位高危患者把脉看诊。我极力阻止未果，只得亲手为他穿上隔离服，陪邓老进入隔离区。

“邓老将手搭上患者手腕的那一刻，他老迈的身躯变得那样高大，他化身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，与死神搏斗。”在此后的每一刻，那个画面都激励着我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作好医者的本分，以病人为先，不脱离临床，不离开病人。

在非典流行期间，邓铁涛多次临证患者，在实践中证实了中医对防治非典有效，于是第四次上书，要求在全国范

围内让中医参与防治工作。他的意见被采纳，吴仪副总理在当年5月8日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，强调了中医的作用，随后中医才真正投入到非典防治中。在邓铁涛的带领下，广东省中医院实现了收治患者死亡率下降和并发症减少的临床疗效，经验在全国推广，被世界卫生组织肯定。

邓老忠于中医而不泥于中医，他胸襟宽广，对西医兼容并蓄。邓老在临床与科研中采纳西医的长处，与中医融合，被评为973首席科学家。他对西医出身的我照顾有加，摒弃门户之见，收为弟子，带领我走上中医的道路，在他的熏陶下，成为另一个中医的铁杆粉丝。



主持人

董家鸿院士点评

邓老组织的中医界“八老上书”，体现了医学大家的铮铮铁骨。“养生先养心，养心先养德，道德是做人的底线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。”邓老的名言，值得我们每位医者铭记。



邓铁涛教授（左二）耐心与患者沟通